

裁军谈判会议

Chinese

第一三三二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2015 年 1 月 28 日星期三上午 10 时 05 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 豪尔赫·洛莫纳科先生..... (墨西哥)

GE.15-09188 (EXT)



* 1 5 0 9 1 8 8 *

请回收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1332 次全体会议开始。

正如我昨天告诉各位的,今天上午我们将专门审议一些具体议题,就如何推进本会议在 1 月 20 日以 CD/2008 号文件通过的任何议程项目提出建议和交流看法。本次全体会议是为了让各成员国和观察员国有机会发言,谈谈可能有助于启动本会议任何实质性议程项目谈判的议题。

在开始发言之前,让我们先来审议一下申请参加 2015 年届会工作的非本会议成员国名单。如获批准,它们就应该能够今天上午在会议厅就座。我请秘书宣读——因为只有一国——申请作为观察员参加会议的国家。

冯先生(裁军谈判会秘书)(以英语发言): 谢谢主席先生。申请参加本会议工作的非成员国是: 泰国。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秘书处。这份申请现在载于各位面前的 CD/WP.583/Add.2 号文件;这是秘书处截止昨日,2015 年 1 月 27 日下午 4 时收到的全部申请。在此之后从非成员国收到的任何申请,将在下一次全体会议上提交各位考虑和决定。对这一申请有没有什么评论?那么我可以认为本会议决定按照议事规则邀请泰国参与我们的工作吗?

就这样决定。

泰国代表团可以入席。我们不需要暂停会议。这是一个简单的程序。

现在继续开会。正如昨天所做的那样,如果有必要,我们将允许在互动辩论结束后做一般性发言。我不鼓励大家做一般性发言,但是如果有需要,我们将在互动辩论之后,为一般性发言拨出时间。然而,首先一件事,我收到了加拿大大使作告别发言的请求。这不是一般性发言,不是一个开场白:这是一个告别发言。由于她与本会议厅的各位都非常密切,并且不仅作为本国大使、而且也作为政府专家组主席做了巨大的工作,所以我想她应该有资格在提前离任、从日内瓦获得晋升之前说再见。高尔伯戈大使,请发言。

高尔伯戈女士(加拿大)(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由于这是我第一次在你主持下发言,所以请允许我祝贺你担任这一职务,并保证我国代表团将全力支持你。在担任主席的很短时间里,你就展现出创造性和重在解决问题的方针。这是你对日内瓦这里一切议题所持方针的特征,并且是我做为一个朋友和同事而非常敬佩的;我知道,这些特征将很好地有助于本会议厅的工作。就此,我谨赞赏你昨天提交的雄心勃勃的工作计划。加拿大经常指出,有必要好好研究一下这个机构如何争取制定工作计划的问题,包括审视过去在这方面的做法。因此,我们重视墨西哥代表团进行的“考古工作”。我国首都仍然在认真研究你的建议,但是我们欢迎其中体现的承诺;这是一个真正使本机构恢复实质性工作的承诺。

当反思我在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决定如何最好地表达我的道别辞时,我也回顾了前几位加拿大大使以及与我在本会议厅工作过但是在我之前离任的同事们的发言。引人注目的是,无论来自世界何方,绝大多数人一致悲叹本会议无法履

行其所负的谈判任务。经过三年半的时间之后，我承认我也抱有这种挫折感。然而，那些与我合作过的人都知道，我很愿意把精力投入到能够做成的事情上，而不愿陷入消极状态。因此，我努力避免卷入泛滥的悲观漩涡，也就是秘书长在去年对本会议致辞中恰当指出的悲观漩涡。相反，我愿意冒昧地就本会议可能如何找到出路，恢复有意义工作而提供自己的建议。

裁军谈判会议已经成为一个绝对化的世界。首先必须改变这一点。我们必须克服绝对化的信念，也就是认为自己的政策立场是神圣的，而其他的一定不对或者可能别有用心。本会议反映的是目前多边裁军领域更广泛存在的信任不足；如果这一点不能得到切实纠正或逆转，将无法弥补地损害我们为解决最紧迫全球性挑战而找到协同方案的能力。虽然可以采取多种实际举措来重建国家之间的信任，但首要的举措肯定是对话和理解。

我刚刚主持了禁止生产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用裂变材料条约问题政府专家组第三次会议。本会议厅所发生的情况与专家组所发生的情况之间，有着不可能更戏剧化的差别。在专家组，我要求来自不同地域，在有些问题上不同思想体系国家的 25 位专家敞开胸怀，抛弃崇高的政治声明，就未来条约的各个潜在内容开展实事求是的技术性讨论，把任何议题都摆到桌面上。我感到鼓舞的是，这些专家们对此铭记在心，开展了一个充实和互动性的讨论。二十多年都没有见过广度和深度如此的讨论。

我不会试图声称这种方针能够使我们解决所有分歧——这从来不是我们应有的作用。但是这导致了真正的对话和对各种立场的更深入了解。作为一个专家组，我们能够在更多的技术细节上体会到不同建议的影响，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达成共同谅解。我相信，本会议如果具有类似的真正参与和交谈的精神，将大有好处。

有人会争辩说，专家组的成员们能够真正地互相对话，事实上在于他们是以个人身份开展工作，受国家立场的制约较少。虽然这无疑是一个因素，但是奥地利、墨西哥和挪威在 2013 年设立的无限成员名额工作组也能够体现出一个类似的真正对话精神。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同样的精神无法渗入本会议厅；但是，为了本会议重归实质性工作、恢复信誉，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本会议必须克服的第二个绝对化是：在一个议题上的进展绝对地意味着放弃或牺牲在所有其他议题上的进展。我认为，任何一个核心议题的谈判都不等于其他议题受到淡化或者意义降低。相反，在一个领域的推进可以使这个机构恢复起来。这有可能推动本会议摆脱经常重复、但日益空洞的政策声明，开始所有四项核心议题的真正实质性讨论。这种讨论可以检验各种技术性挑战，彰显不同议题产生的实际影响，并且可能为处理这些议题树立起必要的政治意愿。

众所周知，加拿大认为，本会议在议程上作为一项全面且平衡的工作计划内容而必须开展的下一个谈判，应该是一项禁止生产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用裂变材料条约。我们已经完成了相当多的基础工作；这一谈判将为不扩散和未来裁

军努力做出宝贵贡献。然而，我在这里揭示另一个我们必须克服的绝对化：那就是认为只能以一个愿景谈判条约。我阅读了不懈的杰拉尔德·香农大使的 1995 年告别辞，当时感到震惊的是他相信一项条约的谈判将很快开始。

我敢肯定的是，香农大使从没想像到，在 20 年后，不仅一项条约的谈判尚没有开始，而且他以 CD/1299 号文件达成的一致意见会近乎成为一个教条。CD/1299 号文件是为了促进谈判，而且我坚信它在这方面仍然是有效的。正如我过去指出的，香农报告及其所载的授权并不完善，但是足以满足各国利益；试图重新讨论授权问题或者称建设性的含糊不再适合了，仅仅是愤世嫉俗、拖延进展的政治策略。换一种方法不可能产生什么更好的东西。香农报告从未打算成为一个紧箍咒来主宰谈判结果，但也不应该被用作不开始谈判的借口，以企望获得一个受主宰的不同结局。

我不应在目前阶段透露专家组工作的进一步细节，但是我愿与大家交流我的个人感受：根据专家组的工作情况，裂变材料禁产条约是可以谈判的，并且大多数国家在许多问题上的立场其实是可以衔接的。但是这将是一个复杂条约的谈判。这方面的成功将需要主张列入过去全部生产(以及他们对各种方法可能有何影响的更好理解)的一方与不希望涵盖这类材料的另一方都做出妥协。

我真诚地希望，政府专家组的工作将在非常短的时期内在本机构激起具体的讨论，并且为未来谈判提供有益的指导。归根到底，它不能取代真正的需求：在裁军谈判会议谈判条约。

(以法语发言)

重读香农大使的发言，还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呼吁改革本会议的工作方法，包括在导致冷战结束的里程碑事件后反思区域集团的结构。然而，本会议工作至今延续着那一时期流传下来的区域集团。这使我想到本会议必须重新审视的最后一个绝对化，就是议事规则的不可变性。本会议原本是一种手段、一个我们为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相关核心议题谈判而自造的机制。如果这一手段不能用于预期目的，那么要求进行调整和改进，努力找到使其能够恢复有效作用的解决方案，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我甚至会说：本会议正在蒙难，是因为一些人拒绝承认其不足之处，并且期待着虚幻的政治意愿出现，不去真正寻求采取行动或创新措施，从而为本会议内外这一政治变化创造必要的条件。

加拿大深信本会议的潜力和实用性，以及更大范围联合国裁军机制的重要作用。然而，这种信念并不等同于提供无条件的支持或解决方案，也不意味着避免提出关于短期内能够取得成果的措施的建议。

本会议必须反思集团划分问题。它也必须仔细审视轮值主席问题。一个月的任期对于主席开展必要协商、建立沟通桥梁、并为本会议提供指导，再也不够用了。我们应该讨论一下延长主席任期或更改选择程序是否会更好。我们还必须仔细看一下我们过去二十年是如何争取制定工作计划与如何在这个议题上理解彼此

的。工作计划应有助于在本会议恢复实质性讨论，但是有些人正利用其作为一种手段来阻碍任何真正的进展。

主席先生，我再次赞扬你努力处理这个议题，特别是制订工作计划，包括将联合国大会的工作纳入考虑。如果不能通过一项工作计划，我们将需要考虑如何可以通过全会讨论向前推进，或者是否应该设立附属机构，包括那些拥有谈判职权、但是不受制于一项关于更广泛工作计划的决定的机构。

协商一致规则不应该一成不变。如果我们决定保持它，将其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乃至于是审议议事规则时不能讨论它，就是漠视事实，不承认诉诸这一规则越来越无法实现其本来目标，以至于对本机构工作造成损害。

我的另一位前任、克里斯托弗·韦斯特达尔大使这样谈到本会议——让我在此引述——“你可以把马牵到河边，但你不能让它饮水。”然而，我认为这句话忽略了两个要点。我们必须自问一下本会议是否具有取得进展的必要手段，以及是否仍然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我真诚地希望本会议在 2015 年届会开始时将对其所掌握的各种手段开展一次真正的评估。亲爱的同事们，我也希望，你们将努力使顺利开展一切谈判的最根本原则——即折衷——能够再次得到应用。我们在这个论坛上负责讨论的议题太重要了，对人类产生的后果太深远了，因此我们不能无所作为。

最后，主席先生，我为过去三年半的时间里代表加拿大而深感荣幸。在不扩散和裁军领域里与这么多杰出的同事一道工作，是一个殊荣。我呼吁各位确保本论坛的工作有一个坚定不移防止战争的决心作后盾。套用加拿大前总理约翰·乔治·迪芬贝克的话说，战争释放出无尽的灾难。这句话应该沉重地压在我们的心头。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加拿大大使的发言，并且我很感激你对我本人说的话。你发言中提出了实质性建议，尤其、但不仅是关于我们的工作方法和议事规则。你的建议对我们大家——所有成员——都有严峻的启示意义，并且我鼓励各位在今后关于这些议题的讨论中以及对本会议的整体态度上铭记你的话。我向你保证，我正在争取让马饮水：我非常坚决地要做到这一点，并且正在很辛勤地做。我可以用龙舌兰酒、威士忌或任何可饮的东西。我代表我国政府和本会议，祝你未来工作一切顺利。我们希望能够经常看到你，无论是在日内瓦还是将来旅途上的任何其他地方。

四个国家表示愿意发言谈谈我们议程项目相关的特定主题。第一位发言者是奥地利的亚历山大·科曼特大使。他主持了 2014 年 12 月 8 日和 9 日召开的核武器的人道主义影响问题维也纳会议。他将介绍那次会议及其成果。

科曼特大使，请发言。

科曼特先生(奥地利)(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让我祝贺你就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奥地利代表团完全支持你努力达成关于工作计划的共识。从个人角度说，我很高兴能够回到这里，并且自 2004 年以来第一次在本会议上再次发言。

奥地利谨借这次全体会议提供的机会，向裁军谈判会议介绍去年 12 月 8 日和 9 日举行的核武器的人道主义影响问题维也纳会议情况。我们已经向秘书处转交了主席总结，以作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正式文件。主席总结中包含会议的主要结论以及奥地利在闭幕会议上作出的承诺。随着我们开始举行上一次实质性谈判以来的第十九届裁军谈判会议，维也纳会议实事求是的讨论、研究结果和令人信服的证据，应当为我们在本机构的审议提供动力和重点。在维也纳会议以及前两次在奥斯陆和纳亚里特举行的人道主义问题会议上的演讲、讨论和发言中，反映出显而易见的紧迫感。这使得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长期无法商定一项工作计划，使其能够履行国际社会所赋予任务的现象更加令人震惊。

促使奥地利举办第三次人道主义问题会议的，是对核裁军和不扩散制度的关注。在裁军谈判会议面临的众多挑战中，核裁军领域的信誉不足尤其有害。我们深信，除非在核裁军方面取得可信的进展、成功地放弃核武器，否则扩散将是必然的后果，核危险和风险甚至会变得更为严重。因此，我们认为，重要的是更广泛地讨论核武器的后果、风险、合法性和道德问题，来抵消和弥补安全政策中传统的核武器理论。有必要超越军控专家的圈子，允许其他专家群体、民间社会和广大公众参与这一关键议题的辩论。这对于强化禁止核武器的观念，至关重要。全球趋势和当前地缘政治的发展，恰恰强调了整个国际社会必须以甚至更严重的紧迫感来关注核裁军与核不扩散。

我们相信维也纳会议为这一目标做出了重要贡献。维也纳会议的出席情况非常鼓舞人心：158 个国家、联合国系统的众多国际组织、红十字和红新月运动、许多学者和专家，以及民间社会的数百名代表。会议由奥地利外交部长塞巴斯蒂安·库尔茨宣布开幕。联合国秘书长、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主席和教皇方济各通过对会议的重要讲话和致辞，明确强调了人道主义的迫切需求。核爆炸受害者以他们的悲惨经历提供了见证。

奥地利单独负责提交的主席总结，纳入了过去三年中以及奥斯陆、纳亚里特和维也纳国际会议上产生的关于人道主义举措的几个主要结论。这些结论是：

(1) 核武器无论出于何种原因的引爆，其影响不受国家疆界的限制，可能及于区域乃至全球，造成毁灭、死亡和流离失所，并对环境、气候、人的健康幸福、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和长期的损害，甚至有可能危及全人类的生存。

(2) 核武器引爆所造成人道主义影响的范围、程度和不同影响之间的关系是灾难性的，比通常知道的复杂得多。这些影响也许是大规模的，还可能难以逆转。

(3) 核武器的使用和试验已证明具有立即、中期和长期的影响。在世界若干地区进行的核试验留下了严重的健康和环境后果。这些试验造成的放射性污染不成比例地影响到妇女和儿童。还污染了食物供应，直到今日还可在大气中测出。

(4) 只要核武器存在，就一直存在核武器爆炸的可能性。即使这一可能性被认为很低，但鉴于核武器引爆的灾难性后果，风险也是不可接受的。由于核指挥和控制网络有可能出现人为失误和受到网络攻击，并由于核武库保持高度战备状态以及核武器的前沿部署和现代化，核武器意外、错误、未经授权或有意使用的风险显然存在。这些风险与日俱增。非国家行为方特别是恐怖主义团伙获取核武器及有关材料的危险持续存在。

(5) 鉴于国际冲突和紧张局势的存在及核武器拥有国的现行安全理论，可能使用核武器的情况屡见不鲜。由于核威慑意味着为核战争做准备，使用核武器的风险是实实在在的。现在必须把握机会减轻这一风险，诸如解除核武器的警戒状态和降低核武器在安全理论中的作用。将核武器的作用限制为威慑，还不能消除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也不能解决意外使用的风险。消除核武器引爆风险的唯一保证就是彻底消除核武器。

(6) 没有任何国家或国际机构能够充分应对核武器在人口密集地区引爆所立即造成的人道主义紧急情况或引起的长期后果，也无法为受影响者提供适足的援助。这样的反应能力可能永远不会存在。然而，协调一致的准备行动也许有助于减轻影响、包括爆炸简易核装置的恐怖主义事件的影响。要着重指出的是，保持戒备是减轻核武器使用的人道主义后果的唯一保证。

(7) 从不同的法律角度审视核武器，可明显看出并没有全面禁止拥有、转让、生产和使用核武器的综合法律规范。国际环境法可适用于武装冲突的情况，也可适用于核武器，尽管并未对核武器作出具体规定。同样，国际卫生条例也涵盖核武器造成的影响。过去两年来出现的关于核武器人道主义影响的新证据让人更加相信，核武器的使用不可能符合国际人道主义法。与违反人性和已经为所有人所不容的酷刑的情况一样，核武器的使用所造成的痛苦已不仅仅是法律问题，而且必须从道德上来评断。

(8) 核武器爆炸事件的灾难性后果及此种武器的存在本身所带来的风险，引起了超越法律讨论和解释的深刻的伦理和道德问题。

尽管这不是一个谈判的结果，但是就核武器的人道主义后果、核武器存在的相关风险、以及这种武器的法律和道德问题来说，这些意见反映着实质性和无可辩驳的结论。

奥地利认为，这些结论构成了一套有力的论据，应当在关于核武器的辩论中、以及核武器拥有国在核武器安全方面仍然普遍存在的平衡感上带来紧迫而深刻的变化。这些结论也显示出所有国家在核裁军方面的利益和责任。此外，根据以上结论，保留核武器的主张必须被视为一种高风险，归根倒底是以虚幻的防卫和安全观念为依据的不负责任的赌博。

奥地利还根据会议的结论宣布了本国承诺，其中包括下述以行动为重的、源于人道主义论述的要点。奥地利承诺：

- 将维也纳会议上实事求是的讨论、研究结果和令人信服的证据提交给所有相关论坛，特别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2015 年审议大会和联合国框架内的论坛，因为这些讨论、研究结果和证据应该居于有关核裁军的所有审议工作、义务和承诺的中心；
- 吁请《不扩散条约》所有缔约国确定和采取有效措施，弥补在禁止和消除核武器方面存在的法律漏洞；
- 奥地利保证与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合作，基于核武器不可接受的人道主义后果及所带来的风险，共同致力于谴责、禁止和消除核武器。

我们希望，我们将能够在未来数月内共同显示出过去几年发生的事实和得出的结论可以转化为核裁军的具体和可信进展。即将举行的《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将是一个决定这种有效措施的机会。我们期待着与所有关注的伙伴合作，进一步加强人道主义责任，巩固全球核裁军和不扩散制度的信誉，并推动这一问题取得具体进展。防止人道主义后果，是我们这一领域所有工作存在的理由，并且应该是把我们大家团结在一起的议题。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科曼特大使介绍情况，特别是专程从维也纳来此出席今天的全体会议。

现在，我们开一个互动式会议，我鼓励各位都参与。我现在开始请成员国和观察员国就我们从奥地利代表听到的情况发表意见或提出问题。现在开始发言。请巴西大使发言。

莫塔·平托·科埃略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 很简单，我只是想感谢科曼特大使发言和介绍维也纳会议的成果。我们参加了那一会议。我们认为，科曼特大使着重介绍的结果反映出我们在此长久所处的状态。他能够在此强调该会议的成果，是尤其是及时的，从而我们在考虑 2015 年工作计划时就可以看看能够建立何种环节。因此，主席先生，巴西除了完全赞同科曼特大使介绍的全部结果和意见，我还想问你的是：如何能够将现在已经提出的东西与关于工作计划的讨论联系起来？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巴西大使。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看看是否还有人要求发言。

既然看不到别的发言要求，我现在尝试回答你的问题，但是我也想在尝试回答你的问题之前——以本国代表的身份——向科曼特大使提出另一个问题。我想补充的问题——并且我想看看科曼特大使能否也提示我们如何将人道主义后果问题会议的讨论结果与我们的工作计划链接起来的——是：奥地利打算如何针对《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贯彻这些保证？这与你的问题是有关联的，因为从我们作为本国代表的角度来看，我们对 1 月 20 日通过的议程项目 2(工作计划)的讨论必须考虑到所有三次会议关于人道主义后果问题的研究结果、以及工作计划(如果获得通过)——并且我们有一个关于该议程项目谈判的任务；这些研究结果应该使讨论丰富起来，并且应该当作讨论主要内容之一。换言之，如同我们在维也纳说过

的，从三个不同会议产生的各种研究结果、事实和内容应该有助于外交进程。我们正试图在裁军谈判会议这里做的是，一旦我们就该议程项目批准了工作计划，就将启动一个外交进程和谈判——这是一个外交进程。我不知道科曼特大使可否针对这一回应补充自己的想法。

科曼特先生(奥地利)(以英语发言): 感谢你好心发表的意见。关于奥地利的保证，我想说的是，我们开展了外联活动，并且已指示所有外交代表在各自东道国就这一保证采取后续行动。当然，提出人道主义意见和结论、并且为已经出现的重要问题寻求答案的下次关键机会，将是《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所以——正如我们在保证中说的——我们决心把这些结论带到审议大会上。我们相信，对于这些结论，国际社会存在着很强劲的势头和极为广泛的支持。如何能最好做到的方式很多：在接下来几个星期和几个月中与关注的合作伙伴讨论时，这将是推进工作的一项内容。

关于第二点，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过去几年出现的关于人道主义举措的主要内容、主要研究结果，应当指导我们在所参与的所有论坛上的一切工作。而且，这当然也应当指导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因此，这些讨论结果具有明显的相关意义；但这是你已经给出的答案，而且我完全同意。我对此没有太多的补充。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请澳大利亚发言。

麦康维尔先生(澳大利亚)(以英语发言): 我也借此机会感谢我们的同事亚历山大·科曼特从维也纳来此做这一发言。我认为，他显然正在为我们提供相当大的启示；这是过去数年我们一直努力抓住的议题。

我只是想说说维也纳会议作为非常广泛的一群不同国家走到一起反思人道主义后果问题的成功之处。我认为，就主席总结反映了所有在该会议上自我表达的声音来说，奥地利政府应当受到称赞——我想，这不是什么秘密——我们将人道主义后果的讨论视为我们大家致力于裁军和不扩散的一种鞭策。我认为，这是对我们在本论坛、在裁军谈判会议上的一个挑战；也将是对纽约《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寻找途径，探讨如何能够以该讨论为基础，以一种推动我们进展的方式团结起来的一个挑战。因此，我再次感谢亚历山大介绍情况，并期待着与他和这里的同事们合作，为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计划和《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两者同时争取成功的结果。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澳大利亚代表，现在请白俄罗斯发言。

格里涅维奇先生(白俄罗斯)(以英语发言): 我也谨感谢我的老同事亚历山大·科曼特。我的确很高兴看到他作为奥地利代表来到这里，并且我要感谢亚历山大的发言。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当然支持早日开始谈判核武器公约，就像你昨天在工作计划草案中提出的那样。而且，在能够成功开始谈判的情况下，维也纳会议最后文件中包括的所有建议和反思当然会得到考虑。

我向亚历山大提一个相当直接了当的问题。如果在《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上没有就这一议题达成共识，奥地利及其友好国家有什么计划？你们要安排一个新的外交会议吗？还是要发起一个新的独立进程，在志同道合国家和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下谈判、比如说、一项禁止核武器条约，由于在这一领域已经存在着一些想法？

主席(以英语发言)：谢谢俄罗斯代表。我先请印度发言，然后再请科曼特先生回答你的问题。请印度大使发言。

瓦尔马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我们谨与其他人一道赞赏科曼特大使以维也纳会议主席和奥地利代表的身份介绍去年 12 月核武器的人道主义影响问题维也纳会议情况。

印度参加了在奥斯陆、纳亚里特和维也纳举行的会议。我们参加会议是出于一个共同的关切，即人类生存可能受到核武器使用的严重威胁。在我们看来，这不是一个新的关注问题。自从核时代降临，国际社会就已经意识到使用核武器的灾难性后果。有必要加强近 70 年的不使用核武器国际准则。印度始终认为，我们需要逐步降低核危险，同时解决核扩散和核恐怖主义的风险。我们的目标应该是赢得支持，以政策和法律措施一步一步地加强对使用核武器的约束。在我们看来，实现这一进展的论坛当然是裁军谈判会议、世界上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论坛。不幸的是，这个论坛一直没有机会谈判多年来拟订的文书，包括印度提出的、最后以大会第 69/69 号决议通过的提案。该提案建议在本会议谈判一项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从我们的角度来说，这是为了在法律上进一步防止使用核武器。虽然我们赞赏这一决议在大会获得很多国家大力支持——这一支持也体现在本会议这里的成员国之中——但是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某些国家虽然站在强调核武器人道主义影响问题的最前沿，却认为必须投票反对这一决议。因此，我也认为有必要不支持在本会议谈判这一公约。在我们的看来，倡导与承诺之间的差距、言论与行动之间的差距，应随着我们发起一个赞成核裁军的真正全球性运动填补起来。我们希望维也纳会议将促进这场辩论和讨论；这场辩论也应该包括裁军谈判会议。有人援引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当然，本会议或《不扩散条约》都不排除这个议题，但是，我们认为《条约》的每一成员国有权在自己选择的论坛上去推动这一议题。裁军谈判会议不是《不扩散条约》的一个附属委员会。因此，当我们推进全球性的努力，争取以全球性和不歧视的方式使世界摆脱核武器的时候，我们会非常欢迎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这并不是说我们不欢迎这些努力，包括奥地利和亚历山大·科曼特本人付出的非常艰苦的努力——并且我们想表达我们对他的赞赏，不仅仅因为他不厌其烦地到日内瓦来与我们交流意见、我们非常认真听取的意见。我们希望，在这一年过程中推进工作计划的时候，奥地利代表团的发言将具有更大的贡献。

主席(以英语发言)：感谢印度大使的发言。那么，我认为你欢迎在本机构讨论这一议题的倡议。

(以西班牙语发言)

现在谨请哥斯达黎加大使发言。

怀特先生(哥斯达黎加)(以西班牙语发言): 哥斯达黎加谨感谢奥地利代表团介绍 2014 年 12 月 8 日和 9 日举行的核武器的人道主义影响问题维也纳会议成果。我们还感谢奥地利在举办这个第三次会议中表现出的承诺和政治领导作用。

哥斯达黎加作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拉加共同体)临时主席, 谨向裁军谈判会议通告: 自 2013 年以来, 拉加共同体始终重申有必要推进核裁军, 以透明、可核查和不可逆转的方式达到全面彻底消除核武器。它呼吁国际社会取得进展, 在多边商定的时间框架内谈判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禁止核武器文书。相比战略和安全问题, 拉加共同体在讨论中也更重视人道主义问题。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第三次首脑会议目前正在哥斯达黎加的圣何塞举行。我们这里比圣何塞早几个小时, 但是在今明两天, 各国领导人将讨论一系列议题, 包括核裁军和推进核裁军的最适当方式, 并且将把维也纳会议在这方面的发展和贡献纳入考虑。由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们明天通过的宣言, 将传达关于这一重要问题的信息。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 感谢哥斯达黎加大使的发言, 现在请智利代表发言。

古斯曼先生(智利)(以西班牙语发言): 就哥斯达黎加大使的发言并且应我国首都的要求, 我们谨提及哥斯达黎加大使所说的、各国首脑将于 2015 年 1 月 28 日和 29 日在首脑会议上通过的拉加共同体宣言草案。拉加共同体在草案第 14 段表示完全赞同并支持奥地利做出的保证。如蒙允许, 我谨表示我国也衷心支持奥地利在维也纳会议结束时宣布的保证。此外, 我们热烈祝贺奥地利的科曼特大使及其团队勇于采取果断行动, 在尽快实现核裁军的努力中推广和贯彻人道主义观念。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 感谢智利代表的发言。

(以英语发言)

我以本国代表的身份, 谨同时感谢哥斯达黎加和智利介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首脑会议上正在进行的讨论。墨西哥极为高兴的是, 整个区域 33 个国家支持奥地利保证的这一举措正在取得进展, 将于明天摆到我们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面前获得正式通过。墨西哥感到极为高兴的是, 我们区域——作为一个 33 国集团——第一个采取集体步骤支持奥地利的保证。

我在等等看是否还有人想发言。

白俄罗斯代表向科曼特先生提出了我们应该做什么的问题。如果在《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上没有达成共识, 奥地利应该或可能做什么? 我认为, 这是对审议大会上所有缔约国提出的问题。如果在审议大会上没有达成共识, 我们各自的立场是什么? 这很可能是一个我们无法立即回答的问题, 但我认为这是一个范围更广的问题, 不仅仅关系到奥地利, 而且关系到我们大家。

但这不是今天讨论的课题；谨请科曼特大使发言。

科曼特先生(奥地利)(以英语发言)：我谨感谢所有尊敬的同事们非常友好的评论和提问。当然，我尤其感谢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支持我们的保证；我们非常感激。

我谨回答白俄罗斯同事提出的问题。当然，我同意你的观点，这不是一国面临的问题，而是审议大会全体成员面临的问题。我只是想非常明确地说，当然不仅奥地利不会、而且我想任何支持或者一直支持人道主义举措的其他国家都不会为审议大会预断一个消极的结果。恰恰相反。我们始终说，我们认为人道主义举措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先天基因的组成部分。它被嵌入序言中，并且是一个核心内容。正如我在刚才发言中说过的，这是我们正在做的全部工作存在的理由。所以，我们将把这些研究结果带到审议大会上，充分希望大家在这个重要会议上做出真正努力来回应过去几年里涌现的这些重要研究结果和结论。

让我来部分地回答其他几个问题：如果专家告诉我们，核武器的后果显著比我们以前普遍理解的更为严重；如果专家告诉我们，从核武器的拥有、核武器的存在所产生的风险范围比我们以前理解的更广；如果法律专家指出了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也像教皇方济各在维也纳那样非常有力提出了道德方面的问题，在我们看来，就必然意味着需要做出紧迫的政策考虑：这会导致我们在政策上做出考虑和结论——意味着我们不能继续像以前那样做。这就是我们如何看待人道主义举措的价值：依据于事实、研究和信息而产生的紧迫感，是不可否认的。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并且可能需要大量的说服工作，但是必须在核裁军的道路上取得迫切进展。

我对印度大使想说的是，正如我之前说过的，我们认为核武器的存在、核武器的拥有，就是问题所在。因此，消除核武器是我们目标的关键。对于《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我们当然争取获得一个非常强有力的结果，对人道主义举措中出现的这一重要信息做出回应。我们认为，这是当前《不扩散条约》审议周期中的重点发展，需要共同给予非常认真的考虑。

主席(以英语发言)：除非还有人就这一专题要求发言——我看没有了——我谨代表裁军谈判会议感谢科曼特大使介绍情况以及各位参与这一讨论和表达意见。

让我们请第二位发言者、哥斯达黎加发言。埃拉因内·怀特·戈麦斯大使将阐述哥斯达黎加和马来西亚提出的一项核武器公约。大使女士，请发言。

怀特女士(哥斯达黎加)(以西班牙语发言)：哥斯达黎加代表团请求列入今天上午的发言名单，以响应你的要求，也就是为如何推进 2015 年 1 月 20 日通过并载于 CD/2008 号文件的议程上的议题做出贡献。众所周知，哥斯达黎加和马来西亚在 2007 年向联合国秘书长和大会提交了一项关于核武器示范公约的提案。借助这一提案，我们两国希望参与关于逐步消除核武器的讨论。我们深信，需要一项禁止发展、生产、试验、部署，储存、转让、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公约，从而在我们的地球上消除这些武器。

许多人可能还记得，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 2008 年指出，这一提案是核裁军谈判的一个很好起点。出于这个原因，如蒙各位允许，我想向本论坛简要介绍一下公约草案。该提案的一般义务和宗旨是什么？核武器示范公约禁止发展、试验、生产、储存、转让、使用和威胁使用核武器，并且规定了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必须经过一系列阶段销毁其核武库。此外，公约禁止生产核武器用裂变材料，并规定其运载工具必须予以销毁或改为非核用途。

公约要求缔约国申报其拥有或控制的所有核武器、核材料、核设施和核武器运载工具及其所在地点。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公约规定了消除核武器的五个阶段：我现在向大家概述。在第一阶段结束之前，我们期望解除核武器的战备状态。第二阶段是撤消核武器部署。第三阶段要求从运载工具上卸下核弹头。第四阶段是使核弹头失效，第五阶段是拆除和销毁发射井，并且把裂变材料置于国际控制之下。

公约规定的核查制度主要包括收集、提供与核实有关核武器、核材料和核设施的信息，包括现场视查、预防性控制、建立信任措施、报告和保护制度，以及与其他组织交流信息。公约还规定对举报涉嫌违反公约规定行为的人给予保护，包括给予庇护权。我们建议在公约之下设立一个国际监测系统，以便收集信息，并且大部分可通过一个登记处查询。可能危及商业秘密或国家安全的信息将予保密。

在国家层面规定了哪些执行措施？缔约国必须采取必要的立法措施以履行公约规定的义务，对违反公约所列任何罪行的人进行检控，对举报违反公约行为的人提供保护。各国必须设立一个国家主管机构，负责本国履行公约的任务。公约还规定了个人与国家的权利和义务。个人有义务举报违反公约的行为，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有权得到保护。对于被指控犯有公约所列罪行的个人，公约规定了逮捕和公平审判程序。

关于执行公约的机制，我们建议设立一个公约执行机构。它将负责核查、确保履约和决策，并且将包括缔约国会议、执行委员会和技术事项秘书处。公约禁止生产任何可以用来制造核武器的裂变或聚变材料，包括钚和高浓缩铀。核能用低浓缩铀是允许的。

关于合作、履约和争端解决问题，公约还规定了协商、合作与事实调查措施，以澄清和解决有关履约和其他事项的解释问题。争端可以经缔约国双方同意而提交国际法院审理。此外，公约执行机构可要求国际法院提供关于法律争端的咨询意见。

公约还对违约行为规定了一系列逐级应对措施，首先是协商和澄清，其次是谈判，并且在必要情况进行制裁、或诉诸联合国大会或安理会采取行动。

关于其他国际条约，值得一提的是，核武器示范公约借鉴的是现行不扩散和裁军制度以及核查和履约安排，包括《不扩散条约》、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措施、《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国际监测系统、以及俄罗斯联邦和美利坚合众

国之间的双边协定。在某些情况下，公约可能会增添这些制度和安排的职能和活动。在其他情况下，公约将建立额外的补充安排，因此我们建议与现行架构建立起联系。

公约并不禁止为和平目的利用核能。它含有一个任择议定书，为那些决定不发展核能或逐步淘汰现有核能计划的缔约国制定能源援助计划。

主席先生，我刚刚强调的几点仅仅是提案的概况。哥斯达黎加代表团谨通过介绍示范公约来响应你为裁军谈判会议议程提供建议的呼吁，我们觉得示范公约提供了一个平台，可用于探索、制订以及蕴酿谈判一项或一系列旨在彻底消除核武器的文书。

近 20 年前，国际法院指出各国义务真诚地进行谈判，在严格有效的国际监督下实现全面核裁军。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讨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可核查的和适用的文书，从而在有效控制之下禁止和彻底销毁一切核武器。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 感谢怀特大使的介绍。

(以英语发言)

我说过，目前是互动讨论阶段；我现在谨请成员国和观察员国发表意见和提出问题。请巴西大使发言。

莫塔·平托·科埃略(巴西)(以英语发言): 很简单地说，我也想感谢哥斯达黎加大使介绍这一倡议。就我们而言，我们一直支持在裁军谈判会议上作为优先事项讨论和审议一项完整、全面的核裁军公约这一想法。从许多方面来说——在这个时候——提出一项全面的公约可能被视为不切实际。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恰恰相反。我认为这是切合实际的，并且我认为应该给予最充分的认真考虑和重视。我想提醒各位一个事实：柏林墙是在一天之内被摧毁、推倒的。没有人当时推测到会发生这种事。我认为，非常乐观地说，有时候，一些巨大、重要的议题可能会被认为太难或不切实际，以至于无法处理。但是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想这恰恰是处理的机会。我们应该永远争取这样去想。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巴西大使发表意见，并且确实感谢科曼特大使在本次全体会议之初谈到势头问题。现在，你指出了历史一再向我们显示了什么，并且你举例说明了有时会发生没有期望或者无法想象的事情，而这正是历史一直能够跳越、而不是一步又一步迈进的原因。

现在谨请印度大使发言。

瓦尔马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 我们谨再次表示感谢哥斯达黎加大使提醒我们注意哥斯达黎加/马来西亚提交多年的这一核武器示范公约。这个示范公约仍然激励着各国和民间社会考虑如何开展和推进核裁军讨论。就印度而言，我们认为核武器示范公约包含了一些我们可以支持的基本原则：普遍性的、非歧视性的、必须是可核查的、是以彻底消除核武器为目标的。印度认为，这些都是应通过一项核武器公约谈判来推进的原则。我们谨就此提及印度去年愉快加盟的、载

于 CD/1999 号文件的 21 国集团提案。主席先生，让我们来注重一会有关我们工作的本会议两个议程项目。我们有议程项目 1，就是停止核军备竞赛与核裁军；我们有议程项目 2，就是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我国认为，在根据关于裁军问题的大会第一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拟定议程时，这曾是许多国家表达和支持的看法。议程项目 1 和 2 不是相互排斥的；它们事实上是相辅相成的。我们认为，在裁军谈判会议、也就是推进这类讨论的恰当论坛上，谈判一项核武器公约，是属于议程项目 1。议程项目 2 涉及的是防止核战争，包括一切有关事项。例如，印度关于谈判一项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的提案属于议程项目 2。我们认为，议程项目 2 与议程项目 1 并不矛盾或相互排斥；因此，如果有必要，应当努力并行推进，但是应以相辅相成的方式。我想提及你刚才说的关于创造势头的意见。国际社会能够在议程项目 1 或议程项目 2 之下的任何一点上获得势头。因此，就科曼特大使此前回应印度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提案的意见来说，采取措施防止核战争——这与关于核武器的人道主义目标是一致的——与努力消除核武器不是相互排斥的。因此，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议程项目 1 之下的提案能够得到一些国家的支持，但是议程项目 2 之下强化的提案却得到这些同样国家的不同回应。

说了这么多，我们想还回过来谈谈哥斯达黎加大使的发言。虽然核武器示范公约的细节当然将是谈判的课题，但是我们认为，一个全面公约的范本本身——一个普遍的、经过检验的、在其他地方以《化学武器公约》等尝试过的——对于有意以全球性和非歧视性方式推进核裁军的所有各方都应该是一种激励。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印度大使发表意见，并且尤其感谢他推进这种一旦或者如果我们明天通过工作计划、开始谈判时就必须进行的讨论。所有议程项目上这样一项或几项公约的范围是一场谈判应有的最重要的初步讨论之一。这是一种对于谈判进程有意义和根本性的讨论。我感谢你在会上提出这些观点。现在谨请联合王国大使发言。

罗兰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 我倾听了两场介绍和随后的讨论，并且有如下评论。许多人极力辩称使用核武器可能导致毁灭性的人道主义后果。联合王国对此表示同意。但是，如同今天上午的一些发言者提及的，关键在于这一观点并不新鲜。这已经在 1968 年写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序言，并且在 1978 年纳入关于裁军问题的第一届特别会议成果文件。问题在于：我们能够得出的结论是什么？联合王国的看法是，最重要的必然是绝对避免使用核武器、防止核武器和核技术扩散、以及保障核武器的安全可靠。联合王国在这些领域非常积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正在辛勤努力，并且会继续辛勤努力，以确保明年春天的《核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成功。我们呼吁所有其他缔约国也这样做。联合王国同样认为还必须追求无核武器世界的目标，并且我们在这方面也很活跃。有些人辩称，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是现在禁止核武器或者为消除核武器定出一个时间表。联合王国认为，这种方针没有考虑到核武器能够有助于确保稳定与安全，因此会危害稳定与安全。没有必要的信任、信心与核查措施作后盾的口头禁止或一个时间表将危及战略稳定。我们都不会从这种稳定性的丧失中受益。我想强调的是，联合王国认为：联合国裁军机制和《不扩散条约》为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工作提

供了适当的论坛，不仅充分考虑到使用核武器可能导致的毁灭性人道主义影响，而且也充分考虑到核武器所提供的稳定与安全。我们将努力创造不再需要核武器的各种条件；我们也在必要的时期内保持可靠的、最低限度的核威慑力量。一直存在着的、并且我们在科曼特大使刚才发言中听到了一点的倾向是，把情况说成没有出现任何裁军进展、没有具体可信的步骤。在我们看来，这根本不符合事实。联合王国认为，一步步裁军的方针是兼顾裁军需要和维护全球安全的唯一途径。进展虽然很难，却是有可能的。

美国和俄罗斯已经大量减少了两国的武器库存。联合王国已经减少了弹头数量——从高峰期的大约 460 枚——并且就在上星期，我们能够宣布在本国裁军道路上已经采取了新的步骤。2010 年，首相宣布我们已经审查了本国核威慑力量的需求；他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可以用较小的核武能力提供可靠的核威慑力量；并且我们将在未来的、下一套威慑方案中将这削减落实到目前的部署能力中。在每艘潜艇上部署的核弹头数量将从 48 枚减少到 40 枚；这些潜艇上的实战导弹数量将减少到 8 枚以下，我们将把实战可用弹头的数量从 160 枚以下减少到 120 枚以下。我高兴地通知裁军谈判会议：我们上星期向议会宣布，这一承诺现在已经得到实现，并且作为结果，在海上持续航行的所有潜艇现在只携带 40 枚核弹头，而实战导弹不超过 8 枚。因此，我们实现了自己的承诺，将实战可用核弹头数量减少到 120 枚以下。所以，对于有些人说尚未出现任何具体的核裁军步骤，我表示蔑视。

至于下一步——我想我们大家将要触及和谈到这下一步——对联合王国来说很清楚，下一步就是裂变材料禁产条约。不管你奉行什么方针，不管这是不是一个公约，不管这是不是一步一步的措施，很显然，停止生产核武器制造材料必须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我期待着听听同事们在这个问题上不得不说的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感谢联合王国大使发表意见。事实上，我认为大家普遍承认对库存所做的削减，但是问题在于能否以单边或双边削减来取代这个多边谈判论坛，以及是否本论坛已经无法开展应有的多边谈判，也就是设立裁军谈判会议的根本理由。

还有没有其他想发言？请阿尔及利亚发言。

哈利夫先生(阿尔及利亚)(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首先感谢奥地利和哥斯达黎加代表介绍核裁军问题与核武器的人道主义影响问题。鉴于核武器对整个人类的致命威胁，这两个议题明显地相互交织。核武器的潜在危险以及从国家政策和核武库中消除核武器的必要性，不是一个新课题。这里的每个人都知道，联合国大会在伦敦通过的最最第一项决议，就是呼吁消除核武器和任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这根本不是因为无法保证其安全可靠所产生的威胁，而是因为其破坏性效果所存在的固有危险性。因此，我们必须齐心协力根除核武器。辩称核武器如果得到适当保障就不构成威胁，不符合关于承认核武器威胁并危及整个人类生存的合理逻辑。

请允许我说我是多么惊讶地听到有人称核武器提供了战略稳定。我不明白这种武器怎么能有助于促进战略稳定。根据 1978 年通过的关于裁军问题的大会第一届特别会议的决议，核武器威胁着人类的根本生存。我们不要忘记，联合国秘书长在本会议这一届会之始的致辞中指出：在核裁军方面取得进展的需要比以前更大，尤其是考虑到核国家依赖于对人类构成威胁的各种核威慑政策。

我发言只是为了强调这一点。也许有人在今后的核裁军问题讨论中可以向我们更清楚地解释这种武器如何能够构成一个有利于稳定的因素。如果核武器有利于战略稳定和安全，为什么我们不能颁发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其促进稳定与和平？

主席(以英语发言)：感谢阿尔及利亚代表发表意见。如果哥斯达黎加大使决定做总结发言，我想请她讲话。但在此之前，我想看看是否有任何其他人要求发言。没有。

在请哥斯达黎加大使发言之前，让我说说我在这两个专题、两场介绍的讨论中看到了什么。我注意到存在着一个共同的主题——还远远算不上一致意见，但却是一个共同的主题——这就是核武器对国际社会的威胁是否在于使用或拥有的问题。我认为，这是在两个专题的讨论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并且这也许是我们可以在通过工作计划之后非正式地——并且在某一阶段正式地——继续讨论的东西。

在轮到下一位发言之前，我现在请哥斯达黎加大使表达一些最后意见。

怀特女士(哥斯达黎加)(以西班牙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欢迎大家在本论坛上就我们的提案及其恰当性、以及开始多边地谈判一项全面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消除核武器文书的势头问题所表达的意见。哥斯达黎加认为时机已经成熟。这些进程是互相关联的；我们必须现在采取行动，回应道德、法律和政治上的迫切需求，着手进行谈判。为此，重要的是有一个提案，有一个多边谈判平台。过去五、六十年来，人类已经在技术创新方面取得了飞跃，并且我们需要把这一进步继续下去。这些创新也需要反映在我们的安全理论上。在多边领域，我们必须采取果断行动，提供一个能够创造无核武器世界的政治和法律平台，以满足道义需求，偿还对当代和后代所负的债务。

哥斯达黎加代表团重申，它决心向前推进，继续开展讨论和交流，以探讨能否开始谈判一项全面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代表本会议，谨感谢哥斯达黎加大使介绍情况。

(以英语发言)

也感谢所有参与这一讨论的各位。

让我们请下一位发言者、法国的让-雨果·西蒙-米歇尔大使。他将阐述裂变材料禁产条约问题。

西蒙-米歇尔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 主席先生, 首先请允许我感谢你给我这一机会来讨论一些可能有助于启动裁军谈判会议实质性议程项目谈判的议题。

法国与其他成员国一样, 希望看到裁军谈判会议发挥积极的作用。今天, 我想特别谈谈法国和其他许多代表团视作优先事项的一个议题, 也就是启动禁止生产核武器用裂变材料条约或者说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禁产条约)的谈判。在本会议谈判这一条约, 是国际社会的一项长期承诺, 已经载于 1995 年《核不扩散条约》(《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的最后文件。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887(2009)号决议、以及 2010 年审议大会协商一致通过的行动计划和行动 15, 都重申了这一承诺。根据 CD/1299 号文件及其所载的任务, 不再拖延地启动这些谈判, 是我们的首要优先事项。我们必须协调一致地采取行动, 落实我们在 2010 年审议大会上作出的承诺。我们必须说到做到。

禁产条约的谈判, 符合为人人建立一个更安全世界的需求, 符合以促进国际稳定和尊重各国安全不受减损的原则奠定无核武器世界的需求。法国认为, 这些努力应该构成一个根据《核不扩散条约》第六条采取具体和渐进行动的现实性方针的组成部分。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禁止所有核武器试验爆炸或任何其他核爆炸, 目的是阻止核武器的开发和质量改进、以及制止开发新型先进武器。禁产条约代表着下一个合乎逻辑的步骤, 因为它将允许对核武库采取一个限制数量的办法, 对于把国际核裁军的努力继续下去至关重要。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一样, 禁产条约旨在成为一个普遍性的条约。鉴于禁产条约目的是实现核裁军和军备控制, 因此所有的核武器国家都必须加入这一未来条约, 并充分参与其履行工作。

2014 年, 在我的邻桌、德国的米夏埃尔·比翁蒂诺大使领导下, 我们在本会议这里进行了一些非常富有成果的讨论。遗憾的是, 这些讨论是非正式的, 所以没有做正式记录。此后, 在加拿大的埃莉萨·高尔伯戈大使主持下的政府专家组开展了更深入的工作。高尔伯戈大使刚才讲过话; 我再次对她的工作表示赞扬。

包括我本人在内的政府专家们有史以来第一次详细表明了自己的具体立场。我们从来没有走这么远。在试图达成妥协之前, 每个人都首先必须让他人清楚了解其立场。这样, 一旦开始最后谈判, 分歧可以保持到最低限度、更容易获得相互让步。迄今取得的进展表明, 就这一事项采取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 的确, 这很可能是唯一能够取得切实进展的一个。

我谨再次表示感谢加拿大的埃莉萨·高尔伯戈大使的努力。她主持了政府专家组的工作。虽然她今天即将离开裁军谈判会议, 但是她仍然是专家组成员。她的不懈努力、她本人及其团队为工作组会议所做的筹备工作、以及她的谈判才华, 对于专家组工作的成功一直必不可少。

法国认为, 禁产条约的主要目标应是关闭核武器用裂变材料生产设施。因为这句话如此接近条约标题。所以可能听起来显而易见。这样做是为了通过一项在

法律上约束所有核武器国家的条约并且从一个固定日期开始来制止生产核武器及其他核爆炸装置用裂变材料。因此，现有的库存不包括在条约范围之内。

我们认为，未来禁产条约要涵盖的材料应符合条约的目标。因此，该条约应只涉及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定义未经辐照、能够直接用于核武器生产的裂变材料，即同位素铀 235 或 233 超过 20%的浓缩铀与同位素钚 238 超过 80%的分离钚。不必说，这一条约不禁止生产不同类型民用或非爆炸性军用裂变材料，比如核推进材料。所以，我们认为，裂变材料生产的定义必须包括这种材料的制造过程。

因此，有关的生产设施——条约中需要定义的另一概念——将包括全部辐照核材料再处理设施和对禁产条约的目标来说产能很大的全部铀浓缩设施。

对于法国来说，不可逆转的主张是禁产条约的核心所在。为使这些措施切实可信，必须以不可逆转的方式拆除或改建生产设施。法国没有等待禁产条约谈判开始才去做这方面的努力：它是唯一不可逆转地关闭和拆除所有核武器用裂变材料生产设施的国家。这需要可观的 60 亿欧元财政支出，并在实施和专业知方面构成挑战。法国已经安排本会议 40 多个成员国的代表、非政府专家和国际记者多次访问这些设施。

法国继续呼吁立即暂停生产武器级裂变材料，并且本国正在执行这种暂停措施。最终，禁产条约的履行将取决于一个可靠的核查制度，充分保证条约义务得到尊重，同时恪守两项基本原则，即：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并且根据《核不扩散条约》关于核武器国家义务的第一条禁止泄露核武器机密信息。

一个可信的核查制度必须实现三个主要目标：保证专门生产设施的关闭，直至其拆除或转为民用；防止裂变材料从民用转为军用；对条约禁止的活动嫌疑进行处理。我们认为，国际原子能机构由于其无与伦比的经验，将在落实这类核查机制方面发挥核心作用。

在概述了所有这些要点之后，我想谈谈如何在本会议上讨论和谈判这一议题的方式问题。禁产条约的谈判，如果要有可信性，则必须全体核武器国家都参与、并且必须在以协商一致原则为基础的框架内进行，才能有意义，从而每一国的安全利益都得到充分考虑。

禁产条约问题在 2014 年列入本会议扩大的活动时间表，是一个积极的步骤。正如我前面提到的，一项任务已经赋予了政府专家组，并且这项任务正在执行中。但是，这当然不妨碍我们在本会议上继续开展工作。

法国与其他 166 个国家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十七届会议上表示支持第 67/53 号决议。该决议授权由 25 名政府专家参与的上述专家组提出建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相信政府专家组是一个值得欢迎的补充措施，应当有助于为禁产条约的最后谈判铺平道路。

专家组刚刚开完第三届工作会议。许多与会者一致认为，在这三届会议上关于禁产条约说的话，比在裁军谈判会议上过去 30 多年说的都多。专家组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弥合点已经出现。所有这些讨论，无论是在政府专家组内还是在 2014 年的本会议上，都表明这一议题已经获得了新的更大关注。禁产条约的谈判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触手可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关键的是把今年本会议上这一议题的继续讨论做为真正的优先事项。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法国大使的发言。因为事关同一主题，我现在谨请美利坚合众国的罗伯特·伍德大使发言。他也将阐述裂变材料禁产条约问题。

伍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这里的同事们都很清楚，美国随时准备开始谈判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禁产条约)，也就是为无核武器世界创造条件的下一个合乎逻辑——和必要——的步骤。美国一直沮丧地看着裁军谈判会议在这个议题上仍陷于僵局，而这一条约的谈判是全球核裁军的必要先决条件。由于认识到这一事实，所以 2010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行动计划在行动 15 之中包含了一项协议，要求本会议立即开始谈判禁产条约。事实上，这一步骤已经反复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包括多次《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甚至远在 1978 年的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一届特别会议。

2009 年，本会议达成了关于 CD/1864 号文件的共识，以作为一项平衡的工作计划内容开始谈判禁产条约。然而可悲的是，近 6 年过去后，本会议至今尚未开始这一谈判。所有那些同意将核裁军作为重点目标的人也应该承认，不走出这第一步来限制核武器用裂变材料的生产，我们就无法实现这一重点目标。

请允许我说说此前多年来我们在本会议的多次全体会议、挤时间进行的正式的非正式协商、非正式的非正式协商以及技术讨论中为禁产条约确认的一些要点。我们重视这类讨论的贡献；这些讨论让我们能够做些关于禁产条约的功课，并且以这一精神充分参与政府专家组的会议，以期为本会议长期追求的禁产条约谈判提供进一步的顶级动力。

在此背景下，我想不出还有奠基更好的其他裁军措施。事实上，我们已经准备好参加“期末考试”，也就是进行谈判。不存在，我再说一遍，不存在开始谈判的技术障碍。

在这种谈判中，我们需要解决禁产条约的定义、范围和核查安排问题。请允许我回顾一下美国关于该条约这些内容的立场。在确定我们有关该条约实质内容的立场时，我们的共同目标是一个可国际核查的、停止生产核武器用裂变材料的非歧视性条约。

在我们看来，禁产条约的宗旨是禁止生产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用裂变材料。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对裂变材料提出了一个旨在涵盖可以用于制造这种武器的材料的定义。它相当于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关于“直接使用材料”的标准定义。重要的是注意到，除了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之外，裂变材料

也有着正当的民用和军事用途——这将在禁产条约中界定。条约将需要考虑到这类用途。

此外，我们对“生产”的定义涵盖可直接用于武器的材料——国际原子能机构称为“非辐照直接使用材料”——生产过程。可直接用于武器的材料生产过程主要是：铀的同位素分离，或者称为浓缩；以及钚从辐照核材料的化学分离，或者称为再处理。没有人辩称可以从废核反应堆燃料中直接造出武器。

我们建议的核查方法，根本上在于监测那些规划用于或已经用于生产裂变材料的设施(主要是浓缩和再处理设施)及为新生产的一切裂变材料说明理由。这与上述基本定义为禁产条约构想的基本任务息息相关。我们建议的方法旨在实现条约的目标和宗旨的同时兼顾执行成本。禁产条约的这一结构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予以补充：我们认为，禁产条约不会为已经具有全面保障协议、并接受了附加议定书的《不扩散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增加额外的核查义务。

我们认为，禁产条约的核查制度应该在条约中得到详细说明，还应该与条约的基本任务密切相关。原子能机构是最适合开展监测与核查工作的，应该承担这项工作。禁产条约核查工作所需的多种措施已经在原子能机构保障的领域内得到发展；我们不提倡重新制定这些手段。需要为常规和非常规检查而制定管制准入等程序。核查程序在一切情况下均应注意保护机密或敏感信息。

关于禁产条约的范围，美国的立场众所周知。禁产条约的义务，包括核查义务，应该只涵盖新生产的裂变材料。我们认为，应该通过其他协议或自愿措施另外处理现有库存。我们已经采取了多项此类措施，既有单边措施也有与俄罗斯共同采取的措施，我们也在与原子能机构共同研究适当的核查安排。如果要以多边方式处理库存问题，并将其与禁止生产新材料相提并论，只能使裂变材料问题两个方面的工作更加复杂。当然我们同意，如主席先生此前所言，条约的范围将按照“香农授权”通过谈判加以确定。

从理论上讲，可以制定一套范围较窄的禁产条约义务，但是这会令人担心条约的目标能否得到实现。无法限制或核查便于制造核武器的材料的生产情况，会为规避这些目标创造机会。反过来讲，也可以制定一项范围更广、核查要求更全面的条约，但是这样的条约更难以谈判，代价更高，而效力并不会真正得到提高。

主席先生，再次感谢你让我们又有机会交流关于禁产条约的总体意见。当然，如我指出的那样，这里存在诸多问题和细节，只能通过实际谈判加以解决。我们感到遗憾的是，这个唯一的裁军谈判常设论坛仍然没有迈出拖延已久的这一步。美国将继续敦促在本机构开展禁产条约谈判，相信在本会议的禁产条约谈判将为各成员国提供不仅保护而且增强其国家安全的能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感谢美利坚合众国大使的发言。

德国大使是想谈一谈裂变材料禁产条约吗？不是？那么以后再说。

现在，我想请大家发表意见，但在此之前，能让我做个商业广告吗？我想提醒各位的是，我们昨天提交的工作计划草案同样设想了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的谈判，并且在作为草案组成部分的活动时间表中说明我们可能受益于政府专家组的讨论。就这些，这就是我的商业广告。

现在，我谨请白俄罗斯发言。

格里涅维奇先生(白俄罗斯)(以俄语发言)：我也想感谢法国大使和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裁军谈判会议代表关于裂变材料禁产条约问题的出色发言。我想以个人身份指出，过去十多年来，在未来条约的范围上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因为10年前并非所有国家都支持在这一条约中规定核查的想法。

西蒙一米歇尔先生说，将现有库存列入未来公约的范围是不明智的。就此来说，如果像我真诚希望我们应当做的那样在明天通过工作计划，以下建议可能对我们接着的谈判有用。邀请有兴趣的代表团为本会议编写一份工作文件来清楚解释不同的态度，也许是一个好主意。可用一本小册子分发案文，列举出赞成在裂变材料条约范围内包括现有库存的各种意见，并且列举出反对这一意见的人为什么认为条约中包括现有库存是不可取的。后者是高尔伯戈大使今天上午表达的观点。这样的文件会有所启发，将有助于许多代表团更好地理解这个议题和争论的要点，并且明确阐述其在这个议题上的立场。

主席(以英语发言)：感谢你的评论，并且也感谢你的建议。

请印度大使发言。

瓦尔马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我们谨感谢法国和美国大使在裁军谈判会议上表达他们对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禁产条约)谈判的看法。这一谈判是印度完全支持的一个目标。我们支持以一项包括该条约谈判的工作计划为依据早日启动本会议的实质性工作。我们感谢你在工作计划草案中根据 CD/1299 号文件及其所载的授权，确切包括了在本会议谈判禁产条约的这种可能性。印度支持谈判这一条约，不是因为该条约在其他条约机构或联合国其他场所一直得到支持，而是事实上印度曾经能够支持大会第 48/75L 号决议所载的第一个协商一致的决议。该决议清晰界定了对这一条约基本目标的共同理解，并且在 CD/1299 号文件所载的香农报告中再次得到确认。这就是谈判一项非歧视性的、多边和国际上可有效核查的、禁止生产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用裂变材料条约。

我国对于在本会议上谈判禁产条约的支持，与我们加强全球不扩散制度的利益是一致的；这一谈判将为未来全球核裁军的努力提供一个战略预测措施和基准。鉴于本会议作为一个谈判机构的目标和使命，所以至关重要的是一切有关国家都参加本会议的这些谈判，并且为取得圆满成果做出贡献。印度参加了大会第 67/53 号决议所设的裂变材料禁产条约问题政府专家组。我们认为，专家组的工作相当于既不准备谈判、也不实际谈判禁产条约。这些工作应该根据商定的任务在本会议上进行。印度支持本会议这一世界上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论坛。我们希望，本会议将在你的领导下加倍努力，早日开始实质性工作。

此时此刻，请让我向既作为本会议这里的同事，也作为政府专家组主席的埃莉萨·高尔伯戈大使致敬。她就要离开我们去担任本国政府更高的职务，她以极大的精力、领导才能和高度专业精神履行了专家组主席的职责。我们当然将在裁军谈判会议上怀念她。

主席先生，让我很简要地谈谈你非常恰当总结的关于拥有核武器和关于使用核武器的问题。印度的一贯立场是：逐步限制使用核武器，将会降低核武器的军事用途，有助于使其逐渐非法化，从而实际上推动核裁军目标的实现，为一步步最终消除核武器铺平道路。这不是一个新的见解。我们已经对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这样做了，并且我们认为没有理由不在同样基础上也对核武器这样做。

总之，我们认为，限制使用核武器对于消除核武器的最终目标、包括限制拥有核武器，具有辅助和加强的作用。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有些国家支持对拥有核武器进行限制，但是却如此厌恶考虑关于限制使用核武器的问题。人道主义问题的辩论是关于核武器的影响、关于核武器的使用。现在，当辩论受到这种局限时，我们不理解为什么有些国家、不是所有国家，不愿意考虑以任何形式限制使用核武器。已经摆在桌上的、并且我们希望在议程项目 2 下审议的一个提案是禁止使用核武器公约。我们完全理解这也许不是唯一的提案——事实上应该还有其他提案——但是如果不能和不愿考虑限制使用核武器，同时把重点完全放在限制拥有核武器上，就会制造出我们一直试图强调的信誉不足。当然，我们将依然对于对话、包括这个论坛上的对话保持开放态度，但是我们希望，当继续讨论一项商定的工作计划时，本会议将提供一个我们可以更深入地讨论这些问题的专业场所。

主席(以英语发言)：谢谢印度大使。我肯定期待着在通过工作计划之后进行这些讨论。

(以西班牙语发言)

现在谨请西班牙大使发言。

埃赖斯先生(西班牙)(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由于这是我第一次在你主持下的裁军谈判会议全体会议上发言，我谨借此机会感谢你的全部努力，并且祝贺你就任、向你保证我们的全力支持。你昨天努力向我们提出你的建议，尤其值得赞赏。

我们将遵循你提出的会议安排，到明天再讨论工作计划问题。不过，我想说起工作计划只是要指出，你前面提到的建议实际上明确包含了香农授权和 CD/1299 号文件中的提到的、也是我们目前正在讨论的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禁产条约)。我针对本会议不同项目成熟情况的讨论提起此事，以明确承认这个议程项目事实上比其他的更加便于处理。

从 2009 年以来，我们也有着关于 CD/1864 号文件的共识；虽然我们最终无法实施，但是其成熟程度清楚地表明禁产条约现在是下一个自然的、合乎逻辑的步骤。当我有时试着向儿子解释我们在本会议做的工作，并且因为他几乎是一个

少年而做详细解释时，我用潮水举例。首先，你得等到雨停了才能处理局面，同时希望被人打开不管的水龙头已经关闭。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必要的初步应急措施是禁止生产武器级裂变材料。

法国和美国同事表达的也是这种思路。他们透彻地指出，必须从数量方面弥补《禁止核试验条约》所涉的质量控制。因此，这应该是我们工作的首要优先事项。我们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专业知识库，即政府专家组，并且我借此机会再次感谢高尔伯戈大使做出的努力。我们有一个非常丰富的反思文献，并且西班牙与主席先生一样为之做出了贡献；这一贡献就是在 2011 年与墨西哥代表团共同编写关于禁产条约定义、范围与核查问题的 CD/1910 号文件这类案文。

西班牙也参加了关于禁产条约生效、期限及其他法律问题的文件起草工作。我们面临着一个复杂的讨论，一个需要想象力、创造力和灵活性的辩论，从而我们谈判禁产条约的承诺可能会加强不扩散制度——也许同样加强裁军进程——这是一个肯定复杂的进程的组成部分，但是如果按照想象力、创造力和灵活性这些原则进行，将会如我希望的那样有助于我们的工作取得成功。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 感谢西班牙大使发表意见，尤其感谢他的比喻；这是我也要试一试的。说实话，我从来没有能够向我的孩子们解释我做的事。我告诉他们的是，我拎着公文包、我打电话，我在会议室里发言，但我一直没有能够解释得更多。我等着看看你的比喻灵不灵！

(以英语发言)

现在谨请智利代表发言。

古斯曼先生(智利)(以西班牙语发言): 主席先生，我对再次要求发言表示歉意，但是请允许我重提联合王国大使的发言，并且表示在单方面削减一事上同意他的意见。然而，这是一个多边的、并且具有明确谈判任务的会议，就像你提交的工作文件所反映的那样。我国认为，核武器是一个政治性而非军事性的设备：只有一枚核武器还是一千枚核武器，没什么区别。只要蓄意使用核武器，就违反战争和全人类的所有规则。

至于什么核武器提供稳定的说法，请允许我引用一位大使在 2014 年由智利大使主持的消极安全保证问题会议期间的发言。那位大使在其中一次发言中明确指出，核武器的最大特点是它的破坏力。以我们的拙见，摧毁整个城市的能量，与基本的人道规则和稳定概念本身背道而驰。我们认为，这样的威慑力已经超出了合理界限，也超出了军事范围。因此，在这方面存心延缓或不要进展的国家所实施的阶梯式方针，在多年前摆脱冷战的世界中已经日益遭到抛弃。因此，我谨再次表示支持哥斯达黎加和马来西亚的建议与人道主义立场：这些建议没有其他目的，只是想为很多、而不仅仅是几个国家提供保证。因此，智利支持启动裂变材料的谈判。我们还强调有必要评估消除现有库存的可能性。智利更希望从核裁军的角度开始谈判，也就是为所有国家、而不仅仅是几个国家提供保证。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 感谢智利代表发表意见。

(以英语发言)

现请巴基斯坦代表发言。

贾敦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 我们感谢法国大使和美国大使非常雄辩地阐述裂变材料禁产条约问题。他们的论据以及雄辩和优雅展示的理由, 当然是众所周知的。所以, 让我也借此机会简单重复和回顾我们对此事的看法, 然后提出一个问题。

主席先生, 巴基斯坦关于裂变材料问题的闻名立场没有变化。巴基斯坦不能参与启动一个仅仅禁止裂变材料未来生产的条约谈判。这样的“禁产而已”条约只会有助于延续现状, 以及若干国家以他国安全为代价所享受的优先地位和战略优势。这直接影响巴基斯坦的国家安全。CD/1299 号文件所载的香农报告及其所谓的“建设性的模糊”是既令人无法接受、而且也无效的谈判授权。未来条约在范围上必须解决现有的不对等, 并且在解决横向不扩散的同时也有助于解决纵向不扩散和核裁军这两者。歧视性的做法是行不通的。我们越早接受这个现实, 在这个问题上根据一项新的、符合本会议全体成员利益的谈判任务而取得一些进展的机会就越大。不能把这一点扫到地毯下面, 朦胧地希望在谈判中不知怎地就能奇迹般地解决这些关切问题。必须在谈判开始之前就首先解决它们。无论如何, 我们决不允许在一个议题上缺乏共识的现象阻止本会议无法谈判议程上的其他议题。

核裁军是裁军谈判会议的存在理由, 也是包括巴基斯坦在内的许多国家的优先事项。我们认为, 本会议设立一个附属机构负责谈判一项全面的核武器公约, 应该是我们的首要任务。这将包含禁止裂变材料和消极安全保证问题。除了核裁军, 巴基斯坦仍然准备在本会议上与大家一道, 立即开始谈判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条约, 以及一项关于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条约。

一点也不奇怪的是, “禁产而已”条约最热心的支持者是那些已经宣布单方面暂停生产裂变材料的国家。它们已经积累了成百上千吨这种材料——远远超过它们的需求, 现在就想顺手将其保持在这一条约的范围之外。当然, 这些国家从其核武器保护伞下享有积极安全保证的盟友中找到了同样的鼎力支持。换言之, 对于这些热心支持的国家, 暂停或禁止生产既不要求它们放弃什么、也不对它们的安全造成任何影响; 它们与国家安全因此受到直接影响的巴基斯坦不同。

范围的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包括还是不包括库存。就像在本会议去年非正式讨论上所揭示的那样, 这也延伸到条约的其他内容, 比如力争缩小定义, 将某些裂变材料排除在外; 以及力争限制核查范围, 将其仅适用于一定的燃料循环设施和活动。我想提出的问题是: 为什么不是在裁军谈判会议上, 而是在大会一项有分歧的决议所设的非普遍性论坛上, 比如政府专家组, 有那么多的热心和热情来讨论条约相关问题。去年的非正式讨论已经清楚地表明专家组的作用有限, 尤其是

鉴于巴基斯坦以及建立在协商一致基础之上的本会议无法支持或接受专家组的成果。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巴基斯坦代表的发言, 请澳大利亚发言。

麦康维尔先生(澳大利亚)(以英语发言): 我想我们已经听到了代表当前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禁产条约)问题政府专家组发表的一些论据充分、非常令人信服的意见。我谨感谢埃莉萨·高尔伯戈大使——如同我们今天上午听到的, 她即将离任——她出色地领导了专家组的工作。我谨表示支持法国、美国、印度和西班牙的同事们就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机会所提出的意见。我们在政府专家组开展的是 20 多年来关于禁产条约全部潜在内容的最具实质意义的技术性讨论。我认为, 这要求我们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当我们正期待迈出建设性的积极步骤来实现核裁军和执行一项工作计划的时候——抓住这一摆在我们面前的机会。我认为巴基斯坦同事的意见是因为并非人人都参与了政府专家组。但是, 真的, 这就是机会, 这就是我们进行这些协同努力的论坛, 从而让大家享有我们已经能够在专家组内创造和讨论的成果, 并且以更广泛的本会议成员探讨如何可以找到共同点。我真地想向这里所有的同事抛下战书, 理所当然地请那些看到本身利益——战略利益——受到禁产条约直接影响的各国来看看我们如何可以建设性地期待和讨论, 并且有可能谈判一项禁产条约。如同我们今天上午听到的, 我认为这真的是一个我们要抓住的机会。这些机会不会总来主动敲门。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你发表意见, 请联合王国大使发言。

罗兰先生(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 我几乎开始着迷这种互动式的辩论了。

我只是想谈谈智利同事发表的意见。我很高兴联合王国的话得到如此密切的注意, 尽管我想指出该代表提到的会议当然是一次非正式会议。我今天在正式会议上说的是, 我们在完全同意需要在多边裁军方面取得进展之时, 并没有坐等; 我们正在进行裁军, 并且我们一直进行了将近 20 年。

我也想谈谈巴基斯坦同事的意见。他说关于政府专家组的决议是有分歧的。决议可能划分出了圈子, 但是我想说: 在关于裁军谈判会议议程上四项核心议题的所有决议中, 这是分歧最少的一个。如果看一下投票记录, 第 67/53 号决议得到 166 个国家的支持, 只有一票反对。这是本会议核心议程上任何其他议题从未得到的一个投票结果。所以, 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多么有分歧的议题。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联合王国大使。

我猜加拿大大使已经打好了行李, 所以她又回来要求发言。

高尔伯戈女士(加拿大)(以英语发言): 是的, 我已经找来了搬运的。我很高兴还能回来赶上讨论的尾巴。我只是想回来谈谈巴基斯坦代表的意见, 并且想在这方面谈两点看法。首先, 如同联合王国代表指出的, 事实上, 该决议在联合国大会是经 168 个国家通过的; 这占了联合国会员国的绝大多数。但是, 尽管如此, 或许更重要的是, 政府专家组一直在争取制订一个我们无法在这里争取制订

的议程。设立专家组的决议清楚表明，如果裁军谈判会议能够制定、通过并执行一项工作计划，这些讨论其实本来就应在本会议上进行；我们但愿如此。时至今日，专家组已经探讨了所有相关议题，特别是巴基斯坦代表表示有浓厚兴趣看到我们探讨的那些议题。有鉴于此，我非常希望各代表团保持开放的态度，认真反思即将出台的报告结果，让我们大家共同在本会议上采取建设性的方针，从而能够在所有相关议题上取得进展。我们也应记住不能制造新的前提条件。那样做也违反各代表团表达的意见，即它们希望的是开展一个全方位的核裁军谈判并最终就之取得成功。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大使。我们的最后一位发言者是白俄罗斯，然后再回头让法国和美国发言，如果他们决定再次发言。我也看到阿尔及利亚想发言。因此，白俄罗斯，接着是阿尔及利亚。请白俄罗斯代表发言。

格里涅维奇先生(白俄罗斯)(以俄语发言): 我对在辩论的这一阶段再次发言表示歉意。我只是争取让我们的讨论更具有互动性。关于裂变材料，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国家集团持有不同的立场，但是考虑到裁军谈判会议是一个多边谈判机构，因此所有的立场都必须得到尊重。否则，我们无法采取协商一致的做法。

作为对裂变材料问题政府专家组工作的初步评估，我同意巴基斯坦评估这一进程的意见。每个人都能回忆起设立专家组的大会决议是如何通过的。那是由于纽约天气恶劣而在仓促中通过的。当然，我国将认真研究关于专家组工作成果的报告；如果该报告具有一些新的价值，我们会很高兴。与此同时，我们认为，在一个较小的、只有 25 国专家的群体中讨论这个议题，是一种退步。这种模式仅适用于一项议题最初始的讨论阶段：但裂变材料是一个已经讨论了相当久的课题。我还记得 2006 年和 2007 年在本会议上关于这一专题的出色讨论。各代表团可以查阅逐字记录，去看看那些讨论的进行情况和结果。

目前，我们只能简单地说，在全球金融危机之际，资源正在遭到挥霍。浪费联合国预算中拨出的资金，让一伙人讨论本来完全可以在本会议上处理的问题。由于我国一直反对另起的、平行的谈判进程，所以我们支持这样的观点，即目前阶段应在裁军谈判会议上讨论禁产条约问题。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白俄罗斯代表。

我在查看明天的天气。我希望天气晴朗。有可能下雨，但是希望这能够让工作计划得到通过。

现在请阿尔及利亚发言。

哈利夫先生(阿尔及利亚)(以阿拉伯语发言): 我谨首先与先前的发言者一道感谢加拿大大使；我的感谢不仅是因为她担任裂变材料问题政府专家组主席所做的工作，而且是因为她在本会议上和日内瓦其他论坛上所做的一切努力。我们祝她在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中一切顺利。

(以法语发言)

也请允许我重申，阿尔及利亚支持谈判一项禁止生产裂变材料条约。我们谨感谢法国和美国大使启动了这一重要裁军问题的讨论。禁止生产裂变材料和一切军用核材料的问题当然并不新颖，并且它不仅仅涉及《核不扩散条约》(《不扩散条约》)。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得很远，一直到上个世纪，到 20 世纪 40 年代；这是导致成立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讨论的核心问题。在这方面，我谨援引美国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于 1953 年在联合国大会上所做的“和平利用原子能”演讲中的一段话：

(以英语发言)

“美国不仅仅寻求减少或消除军用核材料。只把这种武器从战士手中拿走是不够的。必须把它放入将知道如何拆除其军事包装、进行改造以用于和平艺术的人手中”。

(以法语发言)

这就是阿尔及利亚在考虑我们已经讨论这么多年的该条约目标时所怀的精神。的确，禁止生产裂变材料条约问题是 1995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决定采取的行动之一，但是不应忘记这只是一系列讨论的部分内容：其中有禁止生产裂变材料条约谈判，有全面禁止核试验谈判、还有核大国明确承诺采取系统的渐进措施为消除其核武库而开始裁军。我国认为，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的缔结会产生影响：这是一个不仅包括不扩散，而且包括核裁军的文书。就此来说，如果我们真正想要这个文书成为一种有效的核裁军措施，应将库存包括在内，作为谈判的一个组成部分。

主席(以英语发言)：谢谢阿尔及利亚代表。

尊敬的同事们，我们已经几乎完成今天的工作。除非各位想继续讨论，今天下午开会可能没有必要。

是不是还有人要求发言？我看到俄罗斯联邦。请发言，阁下。

马诺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以我的理解，我们要讨论议程上的各个项目。不过在我看来，我们一直蜗居在仅仅一个项目上。这个项目直接关系到所谓的核块块，即核裁军议题。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将不会讨论其他议程项目？即使这样，我仍然想就其他议程项目发表一点意见。我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机会这样做？如果今天不行，明天能给我们一个机会吗？

主席(以英语发言)：阁下，你可能还记得，上星期五我们发出一个通知，邀请那些想就任何项目发言的人登记。今天发言的这些人谈的是他们选择谈的专题并且事先登记了。我们已经有了—般性发言和开幕发言的机会，并且这些发言已经做过了。现在，如果你希望，我们可以今天下午再开会，让俄罗斯联邦发言。但是，因为我们正在采取互动的形式，所以你需要告诉我们你想谈什么项目、以及你是否希望我们今天下午开会讨论议程项目。如我已经说过好几次的，明天将用于通过工作计划草案。

马诺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 我们不想麻烦各位同事, 不想利用这种特殊待遇让每个人都再次聚集在这里听我们不得不说的话。我相信我们将另有机会表达我们关于其它议程项目的立场。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俄罗斯联邦代表的灵活态度。我现在想提供机会让法国和美国发言。

西蒙-米歇尔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 首先, 我想表示非常高兴地看到有那么多同事发言阐述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禁产条约)问题, 并且其中有些谈得非常深入。我认为这反映出大家对这一议题的极大关注。对于一个具体议题, 这种情况是期待之中的。这一议题是一种有形的东西, 远远摆脱了可能导致混淆的拜占庭式和意识形态争论。

我想回应白俄罗斯同事格里涅维奇先生在第一次发言中提出的建议。他的主意是编写一份工作文件, 在其中明确列出不同代表团的做法和立场。我认为这是一个让人感兴趣的主意。我们已有这样的文件, 几乎两岁了, 是由联合国秘书长根据大会第 67/53 号决议编写的。如果我们今天重复这个工作, 就会发现彼此的各自立场已经出现微妙调整。这些立场不仅有所澄清, 而且在一些情况下也变得更加灵活。它们已经彼此更加接近。比较起来的确有意义。主席先生, 这是你的继任者的一项工作。我希望他将很快主持我们的禁产条约谈判; 按照我的理解, 或许是在 6 月。

我也想回答一个经常出现并且引起各种不同意见的难题: 这就是库存问题。我自己采用“现有库存”的说法。这不是一个很吸引人的词, 让人想起商业和超市用语。我认为应当有一个更好的方式来表述它。我听到埃莉萨·高尔伯戈用的是“过去的生产”。这个词更适合, 因为我们在政府专家组的工作中发现“库存”一词后面存在着种种复杂的议题。当然, 专家在这一点上意见并不一致, 但是我们在本会议厅以往过于笼统的讨论中也没有看到什么鸿沟。当我们谈论库存时, 其实有许多问题出现。

这涉及到众多方面。首先, 存在着始终旨在民用的过去的生产。我不是声称在这些议题上大家有一致看法, 但过去的民用生产的问题在于如何将其置于核查机制之下来处理。再就是国家已经根据主权决定转为民用的军用生产。还有在军用方面目前存在什么和将保留什么的问题。这一类别包括存在于武器内的材料, 并且在这一点上我还没有在政府专家组内外听到哪一个国家呼吁涵盖这类材料。人人都同意将其置于条约范围之外。因此, 如果不包括这一材料, 什么是“库存”的含义? 还有那些不是武器的真正一部分, 但引发完全同样一些问题的其他材料。比如说, 非作战可用、不在潜艇上的武器怎么办? 应如何对待它们? 它们算是库存还是武器? 难道我们想冒险去鼓励核武器国家保留其分类为非作战可用的武器吗? 难道我们想冒险去不公正地对待那些没有将这类武器装在发射架上的国家吗? 很显然, 如果不处理难以解决的不扩散问题, 核查这些武器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已经说得太多，并且不想去谈实质性议题。我试图表达的看法是：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是像任何复杂问题一样，当我们把它分解成更易于处理的条条块块，就总是更容易看出什么是真正的问题——什么是真正的分歧因素以及哪方面也许分歧少一些——更容易拿出协商一致的解决方案。还是关于库存的问题，当我们开始考虑禁产条约的实质内容时，会看到这当然是一个重要问题，如同我们可以从多次讨论中看出那样，但这不是该条约的核心内容。条约的核心内容是禁产原则与核查机制。根据定义，核查机制将集中在依然许可的东西上，就是民用材料。因此，也许不值得耽搁整个进程。

还是那样，我只是想指出：当你触及了问题的核心时，当你颇费心思地接触一个具体问题、停止关注“应该谈判什么”的问题并真正开始谈判时；总之，当我们着手处理这个特定机制的问题时，我们总能找到解决方案。分歧不是难以克服的。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致力于采取这一步骤。

主席(以英语发言)：谢谢法国大使，我谨同时感谢法国大使和美国大使。

阿尔及利亚又要发言吗？那么，你要我们延长全会还是停会吃午饭？两分钟，但是真正的两分钟。请讲。

哈利夫先生(阿尔及利亚)(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同意法国大使的意见。库存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当我们一旦讨论这个专题时，就会遇到麻烦。然而，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我们必须首先确定原则；技术性问题将随后在谈判中讨论。

因为你邀请我们开展一个互动式的讨论，并且因为阿尔及利遗憾地不是政府专家组成员，所以我想听听法国大使关于核查问题的观点。如果我正确地理解了法国的立场，它所赞成的核查机制是一个有限的机制，仅仅着眼于有关生产核武器用裂变材料的核设施。从他的角度来看，这种机制能够防止违反条约的行为吗？从法国的角度来看，这能够确保条约范围之外的民用核设施不会把核材料另作他用吗？

主席(以英语发言)：谢谢阿尔及利亚代表。我不知道法国大使是否想回应。如果他想，那么他就是最后一个发言者，然后我们将在午后开会，因为名单上还有其他发言者。大使，请发言。

西蒙-米歇尔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法国支持设立一个有效的核查机制，从而能够毫无疑问地确定条约在履行中是否杜绝了转用的可能性。也许我没说清楚。我的观点是，核查应注重于可能创造转用机会的活动。因此，核查机制应尤其侧重于铀浓缩和再处理设施。浓缩和再处理设施将继续存在，并且真正按定义来说，这些设施将是民用的，因为军用生产将被禁止。因此，核查必须把重点放在民用浓缩和再处理设施上；正是这些设施存在着转用的风险。这不是核查的唯一内容。具体而言，这意味着在这些设施中设立起一个非常类似于原子能机构保障制度的核查机制。但是，这不应是核查机制的唯一内容。我们当然还必须确保安排到位，以监测相应的、仍然引人注意的材料，也就是监测高浓缩铀和分

离钚，只要这些材料未经辐照，还未置入反应堆。还有第三个内容，但是因为午餐休息时间马上到了，所以我不想细讲。核查工作的第三部分是确保不存在未申报的浓缩和再处理生产设施；这将是一个第三内容。

主席(以英语发言)：感谢法国大使发表意见。

现在情况有点复杂。据我所知，爱尔兰想发言，德国也想发言，并且俄罗斯已经说过希望发言。我知道德国大使希望做一般性发言，是不是互动对话的一部分？对于互动对话，我请求各位有一个专题，因此我想问一下爱尔兰、俄罗斯和德国是否有什么想在互动对话期间谈谈的专题，并且我们将在下午开会；或者你们是不是想做一般性发言？如果是一般性发言，我们将在某一刻结束互动对话，为一般性发言提供机会。我可以先请德国大使澄清吗？

比翁蒂诺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我发言要说的是我们关于工作计划、工作计划实质内容的方针。这是我们正在这里谈论的。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你要求我们为拟订工作计划的这种互动辩论做出贡献。我认为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想做一个发言，或许就我们关于工作计划的实质性方针进行一场讨论。

主席(以英语发言)：也许在这方面有些误会，因为明天是用来专门处理工作计划问题的；你的发言及其讨论与明天有关。今天是用来讨论议程上任何议题的。今天不讨论工作计划；今天讨论议程上的任何议题。那么，还有什么具体问题吗？

比翁蒂诺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有；如果可能，我想谈谈议程上的四项核心议题。

主席(以英语发言)：好的。请爱尔兰发言。

奥布赖恩女士(爱尔兰)(以英语发言)：我们的发言内容是更一般性的，但是当然涉及议程项目——特别是项目 1 和 2——然而，我不知道能否在现有的时间内、或在午饭前的合理时间内讲完。所以，我们悉听尊便。

主席(以英语发言)：谢谢大使。请俄罗斯联邦发言。

马诺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的发言关系到我们视为重点的具体议程项目。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对发生误会表示歉意，但是我认为上星期五发出的通知很清楚：登记发言有一个最后期限，而且我觉得期限是星期一。但是，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当然受人欢迎。所以，误会在于事实上我们有一个最后期限，而且今天上午的发言者都已经在此期限内及时登记了。说到这里，并且因为我们计划今天下午召开全体会议，所以我们将允许进行一次由德国、爱尔兰和俄罗斯联邦发言的互动对话。我们将为这三位发言者专门安排今天下午的对话：首先是德国——然后我们将开始讨论，接着是爱尔兰，最后是俄罗斯联邦。

感谢各位在今天上午做出贡献。现在散会，但是本会议的下一全体会议将于今天下午 3 时举行。散会。

下午 1 时 05 分散会。